

父亲节特稿

农历羊年正月廿八凌晨，90岁高龄的父亲默默地走了，但父亲对我的爱，仿佛还在……

我父亲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平常，对我们下代人的爱“路介长”。

记得今年大年初一，也是我父亲度过的最后一个大年初一，我携妻子回老家去看望父亲，并告诉父亲还准备到岳母家去拜年。当时父亲已极虚弱，但头脑依然清晰，他对我妻子说：“囡，你娘和我同岁，都属虎，自你嫁过来后，我就晓得，你来看我的次数多，看你娘的少。你是得好好去拜拜年，陪你娘多住几日。我还没事，我会挨过清明的。即使清明过不去，你们也不要难过，人老了肯定要走这步路的，用不着多心痛。你们待老人好，我心里是清楚的……”话没说完，我妻子就掩不住掉下了眼泪。

我还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七口人，全凭父亲一人劳动养活。父亲年高体弱，视力较差，下洋种田、上山耕种走

路都有些恍惚。当时任生产队长的叔叔就照顾我父亲专门到洋里犁田耙田。由于我村处于海边，田亩多，春耕复种时，犁田耙田一般得赶时间，往往中饭就不回村吃了，得由家里人送到田头上。一天，春雨绵绵，十来岁的我送中饭到七八里外的地方，等饭送到父亲身边，我早已淋成了落汤鸡。父亲见了我就心痛地说：“儿，这么大的雨也送饭过来，你就不能等雨小点再送吗？我又不怕饿。”说完，父亲接过我送的瓦罐，满满地盛了一碗饭，夹上几块难得一见的荤菜，递给了我。而他自己一把捧起了瓦罐，倒上剩下的所有蔬菜，用箸在瓦罐里一拌一搅，埋下头去吃了起来。我捧着父亲给我的满满白饭和荤菜，正想给父亲挟些回去，就看到父亲边嚼着嘴里的饭菜，边对我说话，“你小老人长骨，要多吃点饭，多补点营养”，并腾出一只手来，按住我要夹菜的手，吩咐我快点吃……

我即低下头来，听话地吃

了饭菜，一声没吭。但我心里是明白的。我父亲清早五点钟不到就出了门，在田里已连续劳作了六七个小时，他还硬将一个人也吃不饱的饭先盛给我一满碗。后来，我每每读到宋朝罗适“父母食我宁自饥”的诗句时，我都会发怵一样，只觉得有些揪心，跟着眼泪也会止不住地涌出眼眶。

还记得我读初一那年，有一天，正是学校放农忙假的前夕。我刚踏进家门，就闻到了浓浓的扑鼻猪肉香。家里焖了一年难得吃上一两块姜汁肉，准备给父亲补营养，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农忙。吃饭时，父亲高高兴兴地将我们大大小小的儿女都叫到桌前，撬起那碗姜汁肉，将精肉一块块地挑出来，一边一箸箸地布给我们五个兄弟姐妹，一边说：“这肉还有点硬，我牙不好，咬不动，你们快吃了吧”，还一边又将成块的连肥带瘦的肉夹给我母亲，他自己吃那剩下来的几片姜和汤。

父亲爱儿女，不只就是这

样。我忘不了，还有一年春天，父亲因体力明显下降，被生产队安排到“防将”的行列，即一种轻松的看护秧苗田，防止麻雀等鸟类过来叨啄秧苗的工作。当时，高考制度恢复，我正在边劳动边抽空复习的积极迎考中，父亲就叫我替他去“防将”，并对我语重心长地说：“春天外面空气好，到洋里防将，还能偷闲多读点书”，他自己就背起农具跟着生产队去干活。

其实，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时无刻不在的。

后来，农村的生活生产方式变了，我父亲却患了病，虽基本不用下田地干农活，但他总坚持时不时地种地，将收获过来的菜、葱、蒜，随时送到县城我们兄弟姐妹的家中来。有一次，我回乡去探望躺在床上的父亲，父亲见了，就不高兴地说：“前几天，你刚来过，我知道你工作忙，我这几天眼还不会闭的，你赶紧给我回去。”我回乡本想好好陪陪父亲，宽慰宽慰他老人家，不想他对我这么

一说，我当时的头脑倒一片空白了起来，只“哦，哦，哦”地点着头，装出一副极其听话的样子。

父亲一生非常节俭。我们每次给他买东西，比如买给他新衣服，他都舍不得穿，以至父亲走后，他房间的箱里仍留下不少崭新的衣服。一些亲戚好友来看望他时买的礼品、滋补品，他也都原封不动地放着。父亲对自己节俭，对我们的子女呢？我记得我儿子考上大学那一刻，我父亲说，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贺的事啊，他就给了一个厚厚的红包。孙女，外甥，外甥女的每一段升学，他每一次都一定要给一个红包。

村里修路、造桥，他也不吝啬，他唯独对自己舍不得多花一个子。

父亲待下，就是“路介长”，而我们待上呢，怕只有“箸介长”了。我愧疚。罗适“父母食我宁自饥，父母衣我宁自寒”之句，我想，就是我父亲最真实的写照啊！



王友强 谈鲜

桃花红，泥螺肥

江南的小海鲜实在不少，不说别的，光螺就可以排上许多种：泥螺、香螺、辣螺、跳螺、刺螺、大头螺、芝麻螺、大海螺、石头螺、水涨螺、八角螺、马蹄螺、织纹螺等。

对于带壳的食物，喜欢与否常常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嫌吃着麻烦，费老大的劲才能吃到一丁点肉，付出与得到不成正比，懒得去吃它。另一些人嗜一切带壳的美食，干果里的核桃、瓜子、香榧、松子，海鲜中的贝与螺。我是后一种人，我觉得，它们坚硬的外壳下，蕴藏着不为人知的美味，个中滋味，只有尝过才心知肚明。

过去，海边人家想吃腥，挂个竹篓，骑上泥马，去海涂上走一圈，餐桌上就丰盛得不得了。退潮后的海滩上，小海鱼、弹涂、蛤蜊、海螺蛸、白虾、九节虾、虾蛄随处可见，当然还少不了泥螺。我在海边看过村民捉泥螺，场面颇为壮观。海潮退去时，妇人孩童就下到海涂上，泥螺旺发时，滩涂上爬满了黑点似的小精灵，泥螺推着一层泥缓缓地爬行，憨憨的，对即将到来的被捕捉的命运，安之若素，不逃也不躲，所以泥螺很好捉——说是捉，实际上是捡，三指撮起，运气好的话，小半天能捡上十几斤。有时夜潮旺发时，海边人会提着灯笼、火篴等照明之物，浩浩荡荡下海捕捉泥螺，没多久，就能装满一木桶。

泥螺“吐舌含沙，沙黑如铁”，又名“吐铁”，我们这里的人称之为“沙雨”。《食物本草》介绍道：“吐铁，生海中，螺属也。大如指顶者则有脂如凝膏，色青，外壳亦软，其肉色黑如铁，吐露壳外，故称‘吐铁’。”清代温岭名医赵立民，医术高，又好风雅，他在《一剪梅·独酌偶成》中写到泥螺：“墙角红梅映碧纱，老了黄瓜，熟了枇杷。银鱼生炒蛋堆花，吐铁无沙，蚕豆新芽。小酌已生老脸霞，吟兴婆娑，醉眼横斜。夕阳影里听鸣鸦，且访农家，与话桑麻。”喝喝小酒，吮吮泥螺，听听鸦鸣，醉眼横斜，人生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泥螺状如蜗壳，体表有黏液，幼时白色透明，大时呈青色或黄色，不透明，泥螺个头以大为上，颜色以黄色为佳。若以时令论，以桃花时节最为细嫩，此时的泥螺肉质鲜嫩而无泥，称桃花泥螺。清代潘朔有诗曰：“树头月出炊香饭，即提桃花吐铁来。”到了梅子青时，天上落雨，泥螺脂膏满腹，最是肥美。用酒浸个一两宿，肥膏便会溢出壳外。待到八月十六桂花开时，此时的泥螺个头虽大，但肉质已发硬。

泥螺不但味美，还是一味中药，清人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说：“吐铁能润喉燥，生津。”他还来个现身说法：“余庚申岁二月，每患燥火，入夜喉咽干燥，舌枯欲裂，服花粉生津药，多不验。一日市吐铁食之甘，至夜咽干亦愈，可知生津液养脾阴之力大也。”看来泥螺的功效赶得上铁皮枫斗了。

泥螺最常见的吃法就是腌成糟货，“以腌藏糟浸，货之四方，以充海错”。宁波、舟山、温州、台州的泥螺都很出名，不过头牌是宁波的黄泥螺。这些地方的腌泥螺，壳薄如蝉翼，螺肉通体透明，就像是一粒粒小琥珀，镶嵌在蜗牛造型的薄壳中。一尝，湿润柔软，清香脆嫩，丰腴可口，甜甜的螺肉中，溢出黄酒醇香，味极鲜脆香美。糟泥螺用来下饭最好，舟山人称之为“塞饭榔头”，我们这里也有句土话：“泥螺和饭，好比肉炒蛋。”说这话时，泥螺价格还很便宜，不像现在，泥螺的价钯老早超过肉和蛋了。泥螺岂止下饭，它还解油腥，当你吃得脑满肠肥，满腹流油，看到啥东西都不想筷筷时，夹几只清嫩鲜脆的黄泥螺喂喂，一碗白泡饭下肚，马上神清气爽。上海人跟宁波人、温州人一样，都非常喜欢吃泥螺，嘴刁的人还非宁波黄泥螺不吃。上海滩大亨虞洽卿是宁波人，幼时家贫，经常到滩涂上去捡泥螺。发迹后，乡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泥螺”。

腌泥螺是技术活，腌得不好的话，死咸死咸的，而且螺肉也缩小到一丁点。梁实秋在《炆青蛤》一文中写到泥螺：“贝类之中最小者，当推宁波产的黄泥螺，小得跟绿豆一般，黑不溜秋，不起眼，里面的肉小得可怜，很咸。”我推测，他尝到的是腌得不到位的泥螺。我尝试过腌泥螺，也是不要要领，泥螺在壳内缩头缩脑，难看，又不好吃，生硬坚涩。我把自腌的泥螺推荐给一个北方妞吃，她自称什么都敢吃，什么都会吃，但夹起一粒泥螺，连壳一口咬下去，然后“呸”地吐出口，说，啥东西，味道怪，还咸得要死。北方人吃不惯海鲜，除了泥螺，鱼生、枪蟹也不对付他们胃口。

泥螺要腌透才好吃，没腌足的话，吃了会发“泥螺胖”——泥螺体表黏液及内脏中有毒素，吃了未经腌熟的泥螺，脸会浮肿，宁波人称之为“发泥螺胖”，要好几天才会退。

比起腌泥螺，我更喜欢葱油泥螺。前些年，在温岭一家不起眼的饭店吃过一回葱油泥螺，味极美，经年不忘。葱油泥螺光润可爱，四周点缀着青绿的葱花，吃的时候，用筷子夹起一个，然后含在嘴唇之间，用舌尖顶壳轻轻一吮，嗖的一声螺肉就顺着舌尖到了口中，吃在嘴里，既有泥螺的软嫩，又有小葱的清香、酱油的浓香。

此情此景

清晨调皮的孩童唤醒沉寂的古村

青苔、卵石、墨瓦，古街、流水、老屋，是这座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宁海县前童古镇给人的初印象。村子的路面大多用鹅卵石铺成。初夏的清晨，在巷子里闲逛，偶见一孩童洗漱后在泼水，在初阳的逆光下，晶莹的水花，剔透的面庞，构成了一幅犹如木刻的版画。

王国海 文/摄



生活在别处

纯粹的，便永恒——与黄辉教授交往中难忘的片断

□赵青航

2012年6月的初夏，在一次我们几个大三同学的聚会上，一位来自浙大法学院的朋友兴奋地说，前几天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有代表团来访，其中有位黄辉教授，是研究证券法、金融法和公司法的学者，在海外非常有名，恰是他前段时间收集域外论文资料时经常“邂逅”的学者。我们开心地分享了这位朋友的经历。

司法考试过后，终于摆脱了学科的硬任务，可以任性地点读名家的学术著作。有一本绿皮的专著非常吸引我，读着读着，我发觉，这是充分运用比较法研究方法撰写的著作，对英美法系的公司法制度剖析得非常清晰且彻底。我深感这本书的价值，即是书的副标题“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有意思的是，直到读完时，我才意识到，作者正是朋友之前提到的黄辉教授。从此，我便记住了他。

好奇地发现，黄辉教授在世界银行、哈佛法学院、哥伦比亚法学院、剑桥法学院等世界顶级学术殿堂和国内的清华法学院、上海交法学院等知名专项检查活动。消防队长马灵光等一行人在看守所所长庞学叶的陪同下，进行了灭火装置、消防设施、水电隐患、易燃易爆物品是否依规妥善保管等系列检查。马队长提出了灭火器配备不够、消防栓使用说明有些未张贴

法学院校都做过演讲。

本科毕业前夕，我被香港中文大学录取。开学前，我拿到课表，一眼就看到第二学期有黄辉教授讲授的两门课程，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们。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能聆听黄教授的课，是非常幸运的，甚至连第一学期的第一课还没上，我就有期待第二学期尽快到来的急切感。

黄教授的讲课如期而至，还未谋面，我竟“自豪”地感到自己与在座的其他同学是不同的，因为我自信地认为，自己读了黄教授的很多论著，是比较了解他的。

但后来发现，这些“了解”，是皮毛与肤浅的。

这是教授的第一堂课。他走进教室，我看到的他，中等个头，皮肤偏黑，头，显得很精神，给人一种十分踏实的感觉。虽然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的授课语言是英文，作为一个中国老师，他在授课时没有狂

时，他都会将对应的中文告诉我们。因此在黄教授的课上，不用担心跟不上他授课的进度。

我清晰地记得，上课时，黄教授不会站在讲台后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而是时而会抛出几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当教室里鸦雀无声时，教授脸上有种缺乏互动的无奈，但他依然笑着，眼里似有期盼的神情，嘴里蹦出的几句“come on!”逗得我们捧腹大笑。在这样的气氛下，自己也敢于用不娴熟的英文回答问题了，因为教授或是常开玩笑地说“just guess!”以调节气氛，或者替我们分析概率，比如这道题，猜对或猜错，都有50%的概率，因此值得一搏，而且作为学生，没有什么可输的！

由此，我享受了黄教授的幽默，更感悟了他为师之道的纯粹。

黄教授身上没有“脾气与学问一样大”的架子。逐渐地，我常会在课间与黄教授进行交流。课后在阅读黄教授的论文时，遇有疑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写邮件给他，他均会非常耐

心地回复，时常还附上他的鼓励。

令我惊喜的是，黄教授竟主动提出让我当他一段时间研究助理的想法。而我也因此“检讨”过自己因为之前学科背景和学术兴趣的缘故，对金融、证券等知识存在严重的欠缺，甚至成了知识结构中的短板。但黄教授非常肯定地说，只要有决心，且自己想学，就都能学得成！教授的亲和、耐心，给我越来越大的勇气，我甚至给他提了自己对其若干著作和论文中的一些小建议。现在想来，不免觉得有些不妥，但教授确实有这般接受“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学子的包容力，令我感动。

教授也与我分享了他的经历，当年他在清华大学读完法学学士（同时也是工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后，2002年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攻读博士、留校工作，从临时讲师到定期讲师，再到正式讲师，升任高级讲师和副教授、指导博士生并获得终身职位，只有八年时间，黄教授成为了澳大利亚“八大名校”法学院正式员工中的

第一位中国人！同时，他于2010年受聘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并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双聘副教授。去年，我得知不到40岁的他，已晋升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法学院有50多位老师，但教授仅有8位），真是不易啊！

很荣幸的是，黄教授记得多年前我曾寄给他的自己在大三时出版的专著《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律制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现在回过头去看，专著中多有论证不充分、甚至幼稚之处，但黄教授对我的书中几处实证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以此鼓励，欢迎我继续读博！于我而言，这是莫大的鼓励。

如今的我，正乐此不疲地进行着“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中的实践。

脑海中记载的收获与曾有的美好，均是人生弥足珍贵的财富，我与黄教授交往的这几个片断，即属其中。每每想起，便觉得学术是纯粹的，做人也如此。亦惟有此，方能永恒。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

天台看守所:排查整治消防隐患

为深入贯彻落实《浙江省公安厅监管总队关于组织全省公安监管场所开展消防隐患专项检查整改活动的通知》文件要求，切实排查隐患，天台看守所领导高度重视，即刻部署，于6月3日下午，邀请天台消防队到看守所开展消防隐患

专项检查活动。

消防队长马灵光等一行人在看守所所长庞学叶的陪同下，进行了灭火装置、消防设施、水电隐患、易燃易爆物品是否依规妥善保管等系列检查。马队长提出了灭火器配备不够、消防栓使用说明有些未张贴

等整改意见，天台所随即作了落实整改。

通过此次专项检查活动，天台看守所切实提高了全体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责任意识，领会掌握消防常识技能，全力确保监管场所安全。

王秋萍 徐春光

湖州供电:拉网式检查保安全度汛

近日，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会同湖州市公用事业管理中心、开发区市政管理等单位对潮音泵站、安定水闸等十多个排涝站进行了拉网式专项检查。

进入梅雨季节，逐渐增多的雨水对城区的排涝设施

带来考验。为确保配网设备在汛期安全稳定运行，给居民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湖州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对排涝设备的用电情况进行了仔细排查，重点排查用户设备操作是否标准、供电线路有无故障点等，并以边检查边整改的方式开

展工作，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下阶段，该公司将进一步加大隐患整改督查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梳理跟踪，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确保防汛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梅旭伟 孟庆波



江山总工会:深化职工法制宣传教育

为使每个职工都知晓《工会法》、《劳动法》，每个职工家庭都了解这“两法”，江山市总工会在今年6月份开展了“八个

一”普法宣传月系列活动。

宣传月中，江山市总工会助力职工法制教育。策划一次集中宣传报道活动；印发一批

(5500册)普法教育宣传手册，发放到职工会员手中；举办一期普法骨干培训班；开展一次劳动法律法规巡回展览；开展一次

“两法”知识竞赛活动；组织一次

“两法”知识笔试；召开一次劳动争议调处现场会；组织一次《工会法》实施情况检查调研。

黄水英

上虞供电党员服务队：“地毯式”排查确保敬老院用电安全

“师傅您好，我们想检查一下你们敬老院的配电设施，看看有什么需要更换修理的。”6月17日，国网浙江电力（绍兴上虞）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当地多个敬老院，地毯式排查安全用电隐患。

为汲取河南老年公寓起火事故教训，绍兴市上虞区供电公司6月以来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对全区18所敬老院开展安全用电隐患排查整治专项活动。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实行统一登记上报，联动安排整改计划，在第一时间消除相关隐患，切实保障敬老院用电安全可靠。

根据前期摸排情况，该局的共产党员服务队分成10个小组，逐一深入各所敬老院对配电房内进线、电缆接头、开关柜等部位进行全面检查。对配电箱锈蚀、线路老化，以及部分导线无护套、电缆接头接触不良等较为突出的问题，当场采取临时安全保障措施，同时出具整改通知单，指导院方尽早处理。

陈秋梯 厉昊辉 文/摄